

大悦读

语文新课标 必读丛书

教育部《语文新课程标准》推荐篇目

品味经典 享受阅读

fuyuzi

本书特色

- ★ 课标篇目全部收录
- ★ 专家名师全程助读
- ★ 阅读写作全面提升
- ★ 真题模拟全能演练

# 父与子

【俄】屠格涅夫



 吉林大学出版社

大悦读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 父与子

(俄) 屠格涅夫 著

杨轶华 译



YZLI0890119625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与子/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杨轶华译.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 9  
(语文新课标必读/黄宝国等主编)  
ISBN 978-7-5601-7503-4

I. ①父… II. ①屠…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缩写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0498 号

书 名: 父与子

作 者: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责任编辑: 李国宏

责任校对: 李国宏

封面设计: 天之赋设计室

美术指导: 蒋燕春

内文绘图: 吉艺新媒体动漫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 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mailto: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0mm×23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7503-4

定 价: 15.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编写委员会——

- 黄宝国 全国小语会常务理事、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王显才 全国小语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级教师  
李林霞 “中华杯”课堂素质教育一等奖获得者、省级教学新秀  
李永明 中学高级教师、市级语文名师、“十佳教师”  
尹志英 省级教育科研名师、高级教师  
曲 池 中学高级教师、市级语文名师  
穆 劼 《吉林日报》主任编辑、《文摘旬刊》总编助理  
李晓荣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潘雅静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谷心靖 小学语文高级教师  
刘 明 小学语文高级教师  
孙黎明 小学语文高级教师  
李秀丽 小学语文高级教师

## 阅读指南

### 走近作者

屠格涅夫(1818—1883)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由于在小说创作领域的杰出成就,他被誉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屠格涅夫1818年出身于俄罗斯莫斯科南部奥廖尔省一个贵族庄园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父亲是一个贵族退职军人,母亲是一个独断专横的女地主。屠格涅夫从小在母亲严厉的家教中长大并目睹他家农奴的非人待遇,对农奴制产生厌恶。15岁时屠格涅夫考入著名的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后转入首都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1838年至1842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1842年回国,但以后又曾经长期出国。屠格涅夫对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的沟通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60年代起,屠格涅夫长期侨居西欧,结交了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如左拉、莫泊桑、都德、龚古尔等。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文学大会”,被选为副主席,主席为维克多·雨果。

1843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结识了法国著名女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夫人,此后终生眷恋她,为她于1870年后定居法国巴黎,甚至终身未娶,传为世界文坛上的佳话。1883年8月22日屠格涅夫因病在巴黎近郊逝世。根据遗嘱,他的遗体运回俄国,安葬在彼得堡的沃尔科夫墓地。

早在大学时代屠格涅夫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早期就曾写过浪漫主义抒情诗歌。1834年写过诗剧《斯捷潘》,还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1843年他发表具有现实主义倾向长诗《巴拉莎》,获得当时俄罗斯著名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的高度赞许。

屠格涅夫的成名之作是特写集《猎人笔记》(1847—1852)。其主题是农奴制下农民同地主的关系。作者在诗意盎然的俄罗斯大自然的背景上,以深厚的人道主义,表现俄国农民的民族特征、精神品质和才华,描写他们在农奴制下贫困无权、备受侮辱和压榨的境况,揭露地主的假

仁慈和凶残本性。同时期他还写了一些剧本,以《村居一月》最为有名。

屠格涅夫最有成就而且为他带来世界声誉的创作是长篇小说。可以说屠格涅夫是俄罗斯和世界文学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奠基者之一,屠格涅夫一生共创作有6部长篇小说。1856年他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主人公罗亭成为俄罗斯文学“多余人”中最具光彩的形象。1859年发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贵族之家》给他带来第一流作家的声望。第三部长篇小说是《前夜》(1860),第四部是《父与子》(1862)。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屠格涅夫把目光转向观察新的社会典型,创作刻画俄罗斯“新人”的经典艺术形象,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父与子》成为他的代表作。1867年作家在国外发表第五部长篇小说《烟》。自19世纪70年代起屠格涅夫定居巴黎,创作了第六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

屠格涅夫这6部长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主题即关注与作家同时代的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关注19世纪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解放运动发展的历史。屠格涅夫既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编年史作者,又是他们的歌手和裁判者。

除了长篇小说外,屠格涅夫还创作了许多中、短篇小说,著名的有《木木》(小说中残酷的女地主以作家的母亲为原型)、《阿霞》、《初恋》、《春潮》(三部都是爱情小说)、《草原上的李尔王》等。1878年至1882年晚年期间在法国巴黎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83首,成为献给文学史最后一份宝贵的遗产。



### 背景搜索

《父与子》于1862年发表在《俄国导报》上,而小说的构思却是在1860年。这就是说,小说酝酿、创作期间,正是革命民主主义和贵族自由主义两大阵营围绕1861年农奴制改革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这种斗争和冲突成为《父与子》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基础。小说通过父辈与子辈的争论和冲突,真实地反映了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肯定了平民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折射出作家思想上的矛盾。



## 故事梗概

1859年暑假,刚刚毕业的彼得堡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应同学阿尔卡季的邀请去他贵族父亲的庄园做客,受到阿尔卡季的父亲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热情接待。却与阿尔卡季保守的伯父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二人之间展开了涉及社会制度、俄国人民、科学、艺术种种问题的激烈论战。巴扎罗夫对沙皇专制的否定精神与阿尔卡季的伯父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维护沙皇专制的贵族原则格格不入。“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等是老帕维尔所竭力证明和捍卫的东西,而巴扎罗夫认为应当彻底地否定上述一切。阿尔卡季也赞同巴扎罗夫的观点。一场论战在两代人之间展开。两个老头子叹道:“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久,巴扎罗夫和阿尔卡季离开庄园去了城里,庄园的年轻人都舍不得跟他们分别,可是庄园里上了年纪的人都高兴了,两个年轻人的离开使他们觉得自己的“呼吸畅快多了”。

在城里的一次舞会上,巴扎罗夫与阿尔卡季认识了美貌的女地主奥金佐娃。巴扎罗夫与奥金佐娃产生了爱情,但是最终却没有结果。回到庄园后,巴扎罗夫开始潜心做动植物的实验和研究。巴扎罗夫的勤勉工作得到庄园女主人——阿尔卡季父亲的情人费涅奇卡的好感,两人有了频繁的接触。一天早晨,巴扎罗夫借实验时闻花的机会吻了费涅奇卡,不想被躲在一旁的帕维尔看见,使帕维尔老羞成怒,提出要与巴扎罗夫决斗。原来帕维尔也一直暗恋着费涅奇卡,因为她的面貌与他已经死去的恋人P公爵夫人非常相似。决斗的结果是帕维尔受了伤。巴扎罗夫放弃了第二枪打死他的机会,而且立刻为他包扎伤口。第二天,巴扎罗夫很快离开了贵族庄园,回到自己年迈的父母的老家,开始为人看病。在一次为邻村一个伤寒病死者解剖尸体时,他不慎割破了自己的手指,感染了病毒,不久不幸死去。临死前,奥金佐娃赶来与他见了最后一面。

## 主题思想

长篇小说《父与子》的主题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屠格

涅夫通过这部小说将读者引导到时代的中心问题——农奴制改革问题。这部小说反映了1861年农奴制度改革时期俄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一开始就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了一幅俄国农村在“改革”前极度贫困凄凉的画面：“……农人都穿着破旧的衣服，骑着瘦弱可怜的小马，一棵一棵的柳树让人剥下树皮，弄断树枝站在路旁，像一排衣服褴褛的乞丐；瘦小的、毛蓬蓬的、显然是饿着的母牛贪心地乱嚼着沟边的野草。”看到这些景象，连温和的贵族少爷阿尔卡季也不禁想到：“不，不能够照这样下去，改革是绝对必需的。”另一方面，小说提出了两代人的关系及“代沟”问题。屠格涅夫根据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基本上忠实地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俄国解放运动两种历史倾向、两种历史力量——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或如小说所说：“父”与“子”）——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复杂的政治思想斗争。



### 艺术特色

1. 屠格涅夫被称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他的小说语言纯净优美，结构简洁严密，擅长自然风景描写，常用隐蔽手法描写人物心理。作品充满诗意的氛围和淡淡的哀愁，给人无尽回味。这在长篇小说代表作《父与子》里得到了非常好的展现。我们阅读这部作品以及屠格涅夫的其他作品，都会被其优美的文笔、清新的格调和诗一般的韵味所深深吸引，不知不觉地陶醉在欣赏作家所描绘的自然风光美的情感中，仿佛跟着他走进了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农村、俄罗斯的贵族庄园、浓郁的树林、静静的村庄、野外狩猎、庄园歌舞！

2. 《父与子》是一部典型的社会思想小说，其重心放在社会问题的争论上，情节的展开、主题的揭示、性格的刻画，都是通过人物的思想冲突和论战来实现的。因此，精彩的对话是这部小说最突出的艺术特点。作家主要是通过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人物的语言极富个性：巴扎罗夫的语言简练、明快、犀利、深刻，经常运用比喻和民间口语；帕维尔的语言则冗长、造作、傲慢，夹杂着外国字眼；尼古拉的语气比较温和，流露出感伤的情调；阿尔卡季常常是随声附和，缺乏主见。





## 特色人物

### 巴扎罗夫

巴扎罗夫是两代人中“子”一方的代表。他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具有坚强的性格和埋头工作的习惯。在政治上，他反对农奴制度，批判贵族自由主义，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在哲学上，他是个唯物主义者，重视实践，提倡实用科学；但是他也表现出某些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否定艺术的作用，等等。这部小说还塑造了各种类型的贵族地主形象，同巴扎罗夫形成鲜明的对照。巴扎罗夫在精神力量上压倒了周围一切贵族，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显示了“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但作者从贵族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并不相信巴扎罗夫型的人物的理想和事业，认为巴扎罗夫注定要死亡。屠格涅夫虽然表现了巴扎罗夫容易同农民、平民接近这一特点，却又强调他同人民之间的隔膜和对农民的轻蔑。在他和奥金佐娃的那段插曲里，作者描写了爱好清静、生活懒散的贵族妇女奥金佐娃，着力渲染了巴扎罗夫的矛盾：他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却对这种生活不无欣赏；他否定感情，自己却又陷入爱情之中。这就展示了民主主义者的精神矛盾。“子”辈另一形象阿尔卡季一开始也和巴扎罗夫一样，是作为儿子一辈的代表出现的。他追求时髦，附和巴扎罗夫的观点，但他不过是一个“软绵绵的、自由主义派的少爷”，后来便沉醉在贵族式的爱情中，追求地主的安逸生活了。巴扎罗夫就其本质而言，是和19世纪“60年代人”的种种社会—心理典型联系着的，是和时代的主要意识倾向联系着的。作者力图通过巴扎罗夫创造出—个60年代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这个典型代表最主要的特征是全面否定一切。屠格涅夫确实成功地展示了俄罗斯民族意识和俄国社会发展的某些内在特点。

### 帕维尔

小说中阿尔卡季的伯父帕维尔是两代人中“父”—辈的代表，是个保守派贵族。帕维尔认为，只有贵族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贵族制度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他特别崇拜英国式的贵族政治，颂扬贵族的“荣誉”，追求西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敌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进步

青年。阿尔卡季的父亲尼古拉则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贵族，他预感到本阶级将被淘汰，力图“适应”新生活的要求，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作者把这两个父辈人物写成落后于时代、再也不能推动俄国社会前进的人，但他又在某些地方情不自禁地对他们流露出同情。

#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精读)	(7)
第四章(精读)	(13)
第五章(精读)	(19)
第六章	(28)
第七章	(31)
第八章	(37)
第九章	(44)
第十章	(49)
第十一章	(60)
第十二章	(64)
第十三章	(69)
第十四章	(75)
第十五章	(80)
第十六章	(84)
第十七章	(94)
第十八章	(103)
第十九章	(108)
第二十章	(114)
第二十一章	(124)
第二十二章	(139)
第二十三章(精读)	(144)
第二十四章	(153)
第二十五章	(168)
第二十六章	(178)
第二十七章(精读)	(185)
第二十八章(精读)	(203)
参考答案	(209)



## 先读为快

40开外的贵族老爷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是一位盼儿心切的父亲。他在公路边的一家客栈里焦急地等待着他获得学士学位的儿子阿尔卡季的到来。本章主要交代了尼古拉的家庭出身与人生经历。

## 第一章

“怎么了，彼得，还没看见？”这位年纪不过40开外的贵族老爷朝自己的仆人问道。这是1895年的5月24日，这位老爷没戴帽子，大衣上粘了不少灰尘，下穿一条方格裤。他从公路边的一家客栈走出来，站在低矮的台阶上。他的仆人是圆脸蛋小眼睛的年轻人，下巴上长了点浅白色的绒毛，双眼无神。

这仆人身上的一切——颜色不均匀的绿松石耳环、油光可鉴的头发和谦恭的举止都无一例外地表明此人受过新式教育。他体谅地朝路上望了望，答道：“没看见，连影儿都没有。”

“还没见着？”老爷又问了一遍。

“没看见。”仆人还是这么回答。

老爷叹了口气，就一屁股坐在一条小凳子上。趁这位老爷屈腿坐在那儿，环顾四周想心事的工夫，我们先向读者们介绍一下他。

他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他的庄园离这家小客栈有15俄里<sup>①</sup>，那是一片上好的田产，共两千俄亩<sup>②</sup>土地，两百个农奴，照他的说法——他把地分给了农民，建立了所谓的“农场”。他父亲是参加过1812年战役的将军，粗通文墨，心地不坏，是个粗鲁而地道的俄罗斯人，一辈子泡在军营里，干着单调枯燥的苦差事，起先指挥一个旅，后来又升任师长，常常驻扎在外省，靠他的官衔成为那些地方的要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出生在南俄，同他哥哥帕维尔一样（我们在以后的章节里还要谈帕维尔·彼得罗维

奇的事儿),14岁之前,一直在家里受教育,充斥周围的尽是一些庸俗的家庭教师、既放肆又善逢迎溜须的副官和其他联队和司令部的军官。他母亲是科利亚津家族的小姐,闺名叫 Agathe,嫁给将军后,更名为阿加福克列娅·库兹米尼什娜·基尔萨诺娃。她爱发号施令,是个十足的官太太。她戴着华丽的帽子,穿着窸窣作响的绸衣,在教堂做完弥撒后总是头一个走到十字架前;她声音洪亮,话又多,早晨让孩子们吻她的手,晚上为他们向上帝祈福——总之,她过得称心如意。尽管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点儿也不勇敢,甚至还有个“懦夫”的绰号,但作为将门之子,他也只能和哥哥帕维尔一样报名入伍,就在任命消息到达的那一天,他把腿摔断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还是落下个终生残疾:走起路来有点儿瘸。他父亲只好无奈地摆摆手,让他去做文官。他父亲把他带到彼得堡,他刚满18岁,就上了大学。恰好这时尼古拉的哥哥当上了近卫团军官。哥俩就同住在一所宅子里,他们的表舅偶尔也来照应照应,此人名叫伊利亚·科利亚津,是个显贵。哥俩的父亲又回到师部和他太太那里,间或给儿子们来封信,四开的灰色大信纸上,满是奔放的文书体字迹,信的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彼得·基尔萨诺夫少将”,还在名字的四周认真地描了些古怪的花样。1835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大学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就在这年,基尔萨诺夫将军因为阅兵成绩不佳,被解了职,便偕太太来到彼得堡定居下来;他刚在塔夫里奇花园旁租了幢房子,加入了英国俱乐部,就由于突然中风,撒手归西了。阿加福克列娅·库兹米尼什娜不久也去世了,她不习惯在首都的这种沉闷孤居的生活,赋闲的苦闷将她折磨死了。双亲健在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烦恼:他爱上了他的旧房东普列波洛文斯基(一个官员)的女儿。那是个容貌可爱、一般人所谓思想成熟的女子,她爱读杂志上“科学”专栏里的严肃文章。丧服一满,他马上娶了她,舍弃了父亲生前在皇室领地管理部为他谋得的官职,和夫人玛莎一道享受生活去了,起先他们住在林学院旁的一座别墅里,后来又搬到城里一套精致小巧的住宅里,里面有干净的楼梯和有点儿凉意的客厅,末了小两口迁到乡下定居,不久就得了个儿子——阿尔卡季。这对小夫妻的生活美满而宁静:他们几乎形影不离,一块儿读书,四手联弹钢琴,同唱二重唱;她种花养鸡,他料理农庄,偶尔打猎,阿尔卡季就这么快乐平静地长大了。十年恍若一梦。1847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故去,他几乎受不了这个打击,几周内就华发丛生;本打算出国散散心,哪怕稍稍解



个闷呢……可 1848 年接着来了。他只得回到乡下,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后来才着手田地改革。1855 年他把儿子送进大学,尔后接着三个冬天都在彼得堡陪伴儿子。他几乎不外出,只是一味地和阿尔卡季的年轻朋友们接近。第四年的冬天他没法去,所以我们在 1859 年的 5 月看见他在这儿等候儿子:儿子像他当年那样得了学位回来,而他现在满头白发,有些发胖,背也有些驼了。

出于礼貌,也是因为不想老在主人跟前碍眼,那仆人走到大门口,抽起烟斗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低头望着破旧的小台阶:一只肥胖的花雏鸡迈着黄色的肥腿,神气地向他慢慢踱来;栏杆上,装模作样地伏着只脏猫,不友好地望着他。日头正毒,从小客栈半暗的过道里飘出新烤的黑麦面包的香味。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陷入幻想。“儿子……大学学士……阿尔卡沙……”这些字眼在他脑子里来回打转;他极力去想点别的,但这些字眼又回到脑海里,他想起了亡妻……“可惜她没等到这一天!”他伤感地喃喃自语……一只瓦灰色鸽子飞到路中,匆匆到井边的水洼里喝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正要去看看究竟,耳朵就捕捉到由远而近的车轮声。

“老爷,一定是少爷来了。”仆人从大门口过来禀报。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跳了起来,凝神朝大路望去。出现了一辆三匹驿站马拉着的四轮马车;车上一顶大学生制帽的帽檐闪过,露出他爱子那熟悉的面庞……

“阿尔卡沙,阿尔卡沙!”基尔萨诺夫叫着,挥动着双手,飞奔上去……转眼间,他的嘴唇便贴在一个年轻的大学学士无须的脸颊上了,这是一张沾满尘土的脸,被晒得黑黑的。

**注释**

① 1 俄里为 1.06 公里。——译注

② 1 俄亩为 1.09 公顷。——译注

## 先读为快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接到了儿子，心情非常激动，儿子还带来了他的好朋友巴扎罗夫。这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是一个冷静傲慢的家伙，他不尊敬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他们一行人坐上马车奔向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庄园。

## 第二章

“爸，让我先拍拍身上的土吧，”阿尔卡季还是一副响亮的少年嗓音，不过由于旅途劳顿，略有点沙哑，他高兴地回抱了父亲，“搞得你也沾上土了。”

“没事儿，没事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慈爱地笑着再三说，并伸手把儿子的大衣领子拍了两下，也掸了掸自己的大衣。“让我看看，让我好好瞧瞧，”他说着后退了几步，但又马上匆匆走向客棧的院子，催促道，“这儿，这儿，快备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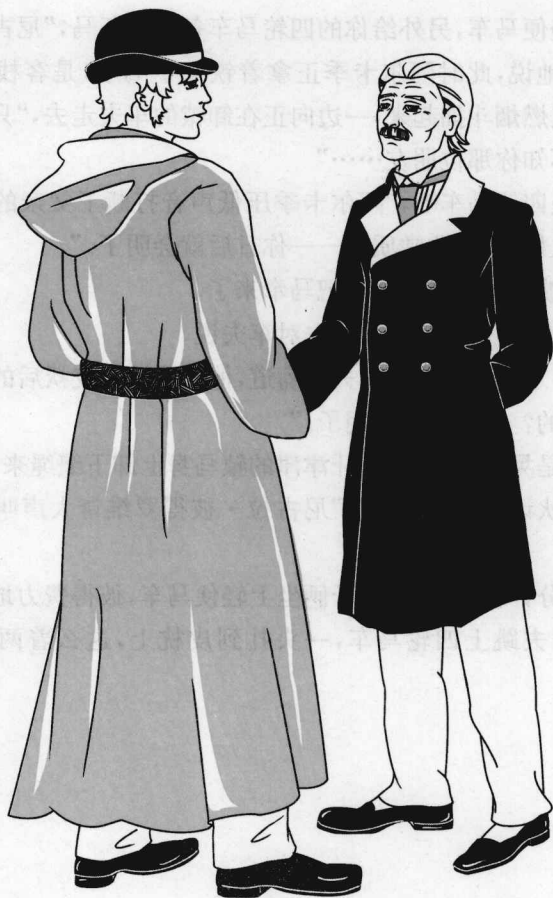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似乎比儿子还激动得多；他好像有点手足无措，又有点胆怯，阿尔卡季止住了他。

“爸，”他说，“让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好朋友巴扎罗夫，就是我常在信上提起的那个。他居然赏光答应到咱家做客。”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忙转过身来，走到那个穿宽大带穗子长外衣的高个子面前，紧紧握住他没戴手套、红红的手，那个小伙子刚从车上下来，停顿了一会儿才把手伸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非常高兴并感谢您光临寒舍，”他说道，“我希望……请教您的大名和父称。”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巴扎罗夫懒洋洋地响亮回答，而且他把外衣领子翻了下来，向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展示他整个面孔。这是一张瘦长脸，前额宽宽的，上平下尖的鼻子，一双略显绿色的大眼睛，沙色的下垂的络腮胡子；安静的微笑使他显得容光焕发，表现出自信和聪明。



“亲爱的叶夫根尼·瓦西里伊奇，但愿您在寒舍别觉得寂寞沉闷。”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接着说。

巴扎罗夫的薄嘴唇微微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只是举了举帽子。他的头发是深黄色的，又长又密，却仍掩不住大大隆起的颅骨。

“怎样，阿尔卡季，”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又转向儿子问道，“这就套马呢，还是想歇会儿？”

“我们还是回家歇吧，爸，吩咐他们套马吧。”

“马上，马上，”父亲应着，“喂，彼得，听见没？快去张罗张罗，伙计。”

彼得是个训练有素的仆人，他没去吻少爷的手，只是远远地对他鞠了个躬，便穿过大门消失了。



“我的是轻便马车，另外给你的四轮马车备了三匹马，”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絮絮叨叨地说，此时阿尔卡季正拿着铁勺子喝水，是客栈女主人送来的，巴扎罗夫点燃烟斗抽起来，一边向正在卸辕的车夫走去，“只是我的车里就两个座位，不知你那位朋友……”

“就让他坐四轮马车吧，”阿尔卡季压低声音打断了父亲的话，“不用跟他客套，他这人好极了，非常质朴——你日后就会明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车夫把马牵来了。

“喂，转过来，大胡子！”巴扎罗夫对车夫说。

“听见没？米秋哈！”另一车夫插嘴道，他两手插在皮袄后的破洞里，“这位老爷咋叫你的？你真是个大胡子。”

米秋哈只是晃了晃帽子，从汗津津的辕马身上卸下缰绳来。

“快，快！伙计们，来帮帮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大声叫道，“一会儿都有伏特加！”

只用了几分钟就全齐了；父子俩坐上轻便马车，彼得费力地爬上了车夫的座位；巴扎罗夫跳上四轮马车，一头扎到皮枕上，这么着两辆马车急急驶去。

